

本足
蘇東坡全集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當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

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頤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

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鄆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賁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鄆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鄆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

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

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實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子之忌克忮害如

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旤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聿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入富強，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還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

學者取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立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

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說，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

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特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咸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閻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爲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聲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

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性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聲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聲懼，反潛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聲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

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嗟嗟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而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逮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

不殺安祿山，皆威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啄，憂熱病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卷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詞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

聖，尙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親邸報，臣弟轍已除尙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旣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候伏勅旨。

第一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同迴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還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同迴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悚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閣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詞，蓋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錄奏

聞謹奏。

謝宜召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智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飭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貴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

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李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雋賢，故損廩庠之儲，以廣英雄之轂；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駸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鑲錫金輓，示有馳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實，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閭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驚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摠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